

Village Life in China

中国乡村生活

Arthur Henderson Smith

「美国」阿瑟·亨德森·史密斯（明恩溥）——著 赵朝永——译

西方视角里的中国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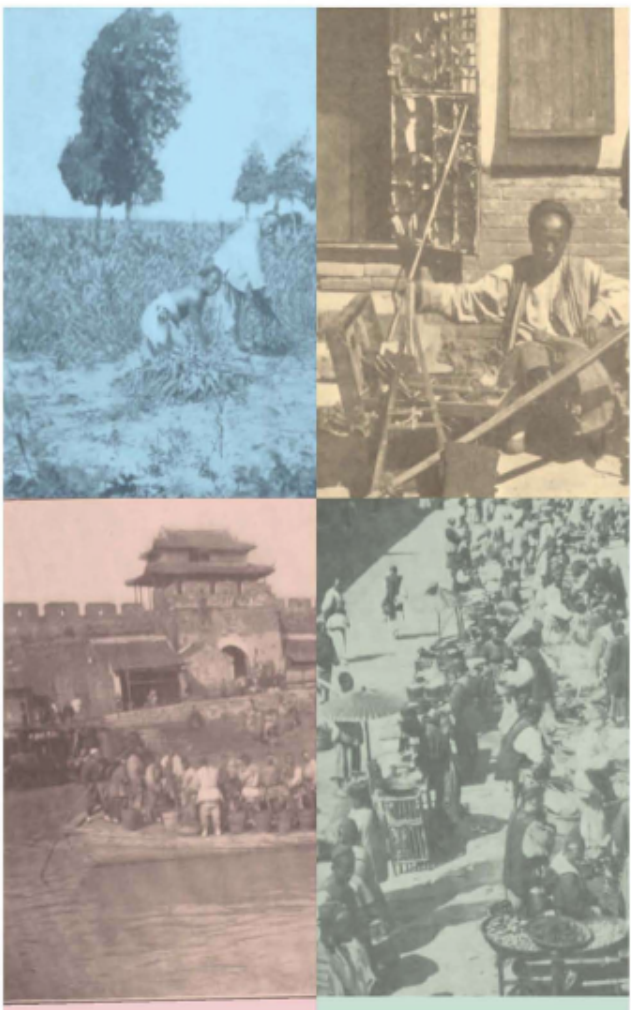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A Study in Sociology
社会学研究视角

中国乡村生活

「美国」阿瑟·亨德森·史密斯（明恩溥）——著 赵朝永——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Village Life in China

中国乡村生活

Arthur Henderson Smith

〔美国〕阿瑟·亨德森·史密斯（明恩溥）——著 赵朝永——译

A Study in Sociology

社会学研究视角

西方视角里的中国形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前 言

笔者曾在中国长期居住，深入体验过中国生活，不仅对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种种优良品质深感尊重，且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怀有崇高敬意。伟大的中华民族身后曾有过一段无可匹敌的历史，展望未来，她还将迎来一段辉煌的未来。然而，要实现这一梦想，就必须移除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我们越是了解中国，就越是能感受到这种必要性。贸易、外交、政治关系的扩展，及其与西方文明与日俱增的接触，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叠加起来早已证实：中国的改革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乡村是整个中国的缩影。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我们将更有资格针对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出一己之见。必须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统一性中的多样性社会，因此，各种论断可能都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尽管并非处处适用，这些论断总会在某处有其适用性；反之，中国又是一个多样性中的统一性社会，鉴于此，某个极其典型的中国特色事件，不管发生概率有多小，也具备其应有的研究价值。

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在踏入 20 世纪门槛之际，中国受关注的程度也未必会有减弱的可能性。凡是能够有助于了解中华民族的作品，无疑都将有助于人们认清中国存在的问题。笔者仅撰此书，以期为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尽绵薄之力。

致 谢

Harlan P. Beach 牧师为本书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并为本书的校对和出版鼎力相助，作者在此向其致以诚挚谢意！

书中所用插图皆为一手资料，在本书中属首次出版，作者和出版商谨此向这些图片的贡献者 Robert E. Speer 先生、William Henry Grant 先生、Albert Peck 博士、W. C. Longden 牧师以及 J. G. Evans 小姐深表感谢！



中国乡村家庭生活景象

目 录

第一部分 乡村，乡村的机构、功能和公众人物·····	001
第一节 中国乡村·····	003
第二节 乡村建筑·····	008
第三节 乡村名称·····	016
第四节 乡村道路·····	020
第五节 乡村摆渡·····	023
第六节 乡村水井·····	028
第七节 乡村店铺·····	031
第八节 乡村戏曲·····	035
第九节 乡村学堂与游方书生·····	045
第十节 中国高等教育，乡村高等学堂，科举考试，教育革新·····	072
第十一节 乡村寺庙和宗教团体·····	088
第十二节 宗教仪式协作机制·····	092
第十三节 集市协作机制·····	095
第十四节 互助储金会·····	100
第十五节 庄稼看护会·····	107
第十六节 乡村和城市祈雨活动·····	114
第十七节 乡村狩猎·····	117
第十八节 乡村婚礼与葬礼·····	121
第十九节 乡村新年·····	133



第二十二节 乡村恶势力	143
第二十一节 乡村头面人物	153
第二部分 乡村家庭生活	159
第二十二节 乡村男孩和成年男子	161
第二十三节 乡村女孩和已婚妇女	174
第二十四节 单调空虚的乡村生活	205
第二十五节 家庭生活的不稳定性	209
第二十六节 家庭不和导致的变故	213
第三部分 中国乡村的复兴	223
第二十七节 基督教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225

第一部分

乡村，乡村的机构、功能和公众人物



第一节

中国乡村

全球的村落数量众多，仅在印度一地，就有超过 50 万个。在整个亚洲，这一数字很有可能还要再翻两番。迄今为止，全球绝大多数人口仍集中在乡村。踏上中国领土的旅行者，若从某个海港城市出发，比如天津，向西直行数月方能到达其国土的另一端。在这段旅途中，旅行者若不是亲眼看到，肯定不会相信，在中国众多城市的中心区域之外，还存在着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人口群。与当前西方人的观念相反，中国所谓的大城市，相对其全部人口数量而言，并不比西方各国的大出多少。许多所谓的城镇和省府下辖县，其实仅相当于西方的“乡间”，不过是围在高墙里面的大村落，其中设立当地人称之为“衙门”的政府机构。众所周知，印度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农民。在中国，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也不会少到哪里去。

正如我们所料，这段旅途中，不熟悉中国国情的人无时无刻不在问自己：这些数以千万计的人们在想什么？他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他们的生活中都有哪些内容，又涉及哪些领域？

如果不做详细解读，这些问题恐怕很难得出让人信服的答案。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同我们所熟知的截然不同，因此不便贸然得出任何结论。他们的生活在遵循某种基本统一性的前提下，其多样性往往让人眼花缭乱、大惑不解。不管在中国生活过多久，总有一些事情闻所未闻。尽管如此，单凭直觉也能洞察其中道理。资格再老的居民，也和其他人一样，都不过是个初学者。

中国人的特征既是中国文明历史悠久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这种古老文明在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中所催生的结果。柯乐洪先生^①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

^① 柯乐洪先生，Colquhoun Archibald Ross 又名葛洪、高奋云，生于 1848 年，卒于 1914 年，英国人。曾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是英国在亚洲扩张政策的有力鼓吹者。——译者注



“这一产物（中国人个性特点）源于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倘若我们在此基础上添加一个‘封闭’因素的话，造成中华文明这样复杂的特性和独一无二的保守形式，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这些推断成立，那么中国人这种联系紧密且秩序井然的诸多生活景象，则根本不可能成立。这种生活只有全体居民齐心协力，才能得到完善；也只有经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协调一致。记录这些努力所产生的文献，足以装满牛津大学图书馆。要解开这个重大的谜团，唯有通过我们有限的视野，去审视这些现象背后或多或少的细节。然而，任何两个人都不可能拥有相同的视角，而再广阔的视角也无法涵盖整个世界的所有领域。^①

看清一栋建筑的内景，最好的办法是掀开房顶，但前提是不能惊扰里面的居民。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人，则必须掀开他们的房顶，才能看清楚里面的世界。这一点，外国人谁也做不到。然而，我们可以模仿中国人的做法，用浸湿的手指捅破窗纸，待到手指缩回时，便留下一个小孔，锐利的目光透过这个



南方乡村景象

^① 中国在 19 世纪末期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危机不在当前研究的范围内。建议对这一主题感兴趣者，认真阅读柯乐洪先生的大作《转变中的中国》。该书由位于伦敦和纽约两地的罗德里奇出版社于 1898 年出版，讲述了一位既是成绩斐然的旅行者，又是经验丰富的东方行政长官，在中国非凡的亲身经历所产生的真知灼见。——著者注



乡村水井局部

小孔总能窥探其中一二。构成这本书的各个章节虽长短不一、衔接凌乱,且论述详略不等,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透过小孔,对窥视到的现实景象加以研究。任何熟知这一话题的人,都有权发表看法,他们无疑也能感受到该研究领域的不足和欠缺。然而,本研究最终显示出的是对人类生活的极大兴趣。

大凡在中国的旅行者,经常出没于数不清的小城镇和小村落间。他们自然迫切地想对生活在他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个大致了解。倘若他试图向某个人询问某个城镇或其辖内地区有多少人口,得到的答案不出所料,要么是“没多少”,要么就是“谁知道呢”,只要不是智力障碍者,其实谁都能大概说出这个城镇里有多少个村子。然而村子有大有小,而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一样,对统计学概念几乎是毫不关心,他们对我们所说的“平均”这一概念也几乎一无所知,对这些信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一头雾水。

中国政府官员们的答复也不可靠,这似乎是可想而知了。尽管如此,官方的答复依然是合理估计的依据,因此尚具有一定的价值。我们意识到,接下来得要努力弄清楚每平方英里^①以内的确切人口,需要从大的行政单位入手,从省级或者至少从府县一级开始,自上而下,得出一个大致合理的推断。

若干年前,某县城进行了一次较为精确的单位人口计量统计,涉及范围

^① 平方英里,英制面积单位。1平方英里 \approx 2 589 998.11平方米。——编者注



非常有限。首先圈定了一个统计范围，方圆辐射 20 里^①，外国侨民居住在这个区域的中心位置。大凡在 1878 年受到过饥荒赈济的村庄，全部列入统计名单之内，因此便不难推测出这一地区的总户数。村庄共有 150 个之多，平均每村有 80 户人家，如果按照每户 5 口人计算，共约 60 000 人。按照 6 英里^②等于 20 里算，则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应该是 531 人，同比利时王国（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的平均人口分布相当，后者 1890 年每平方英里的平均人口为 534 人。

在这个区域几英里以外，有个叫“十三村”的地带，每村之间居然相距 5 里之遥！这表明，这次估算所选定的地区反而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因为这一地区是黄河故道，大片土地遭到破坏，成为人迹罕至的荒芜地带。这里还有一条经大运河通往大海的水道，形成一个大大低于平均地表的凹陷地。由于水患频发，仅有零星几个村落。

鉴于此，似乎有必要选一个更好的地区再次进行统计。于是我们又选了一个地区，该地位于临清县东 90 里，隶属临清县辖制。新选定的地区仅有前者的一半大小，除了估算乡村的平均人口，倘若当地人知道村庄里的户数，则户数也统计在内。负责绘制这片地区地图的人是一个生活在中部村庄的本地人，深谙当地世事。他把每个村庄口口相传的人数都少算一点，以使估算更加准确。尽管他指出，每户人口实际远远不足 5 人，但每个“家庭”的人口还是按照 5 人计算。不少“家庭”生活在一起，所有东西都是共有的，因此算作一家。这样的一个“家庭”，其成员往往达 20 人之多，但仍然按照一个家庭计算。对于这一区域的旅行者而言，此地的村庄更加庞大，分布也更加稠密，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在 10 里（约 3 英里）的辐射圈内，共有 64 个村庄，最小的村庄仅有 30 户人家，最大的有 1 000 多户人家，平均每村 188 户人家。总户数是 12 040 户，按照一户 5 口人计算，共有 60 200 人，如果涉及的面积大出一倍，则估算出来的人口也会翻一番。据此，每平方英里的人口约为 2 129 人。

① 里，中国市制长度单位，1 市里等于 150 丈，合 500 米。——编者注

② 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 英里等于 5 280 英尺，合 1.609 3 公里。——编者注

根据粗略估算,直隶中南部(清末行政单位,今河北保定周边),山东西南部和西部,以及河南北部等地绵延数千平方英里。那里的村庄也像这片地带一样稠密。我们由此也可以大致估算出其人口数量。然而,对于整个中国北部平原而言,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每平方英里大约 300 人更可靠,而在人口稠密地区为 1 000 人到 1 500 人之间。总之,这次调查给我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这些土地肥沃、历史悠久的平原上,原来聚集着数量如此庞大的人口;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调查”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节

乡村建筑

距今大约 500 年前，明朝开国皇帝洪武帝的侄子^① 发动了一场从都城南京到北京的大扫荡，当时的北京还被称作燕。众所周知，这位声名显赫的杀戮者所到之处，生灵尽遭涂炭；长江到北京一带被夷为平地，这场杀戮在民间被称为“燕王扫北”。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打败了身为正统帝位继承人的侄儿，篡夺了天子的宝座，并改年号为永乐。永乐也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了修复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强制性的移民活动在山西北部到山东东部间开展起来。据相传，大批的老百姓被召集在山西南部的洪洞县，然后分遣到战争中毁坏殆尽的地区。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华北平原的人们无一例外地把山西洪洞县视为他们的祖籍。

如此务实的中国人，对方位有一种本能的直觉，就连说起胃部疼痛的位置也会说是“东侧”，然而他们对城镇布局的规划分布却毫不关心，这一现象不得不让人称奇。几乎每座中国城市看起来都是四四方方的，但似乎也不能说，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的。相反，出于建筑风水的考虑，人们在建造城墙时总是会故意留下弧度和弯曲。换句话说，这样做可以招来好运、避开厄运，遵循了中国的一种神秘科学——风水学或建筑风水术。鉴于此，城市的大门不能直接相对。如果两门相对而开，则必须在中间设置障碍，以阻止鬼怪的通行。

西方人习惯说“规划”一座城市或镇子。然而，如果把“规划”一词用到

^① 此处系作者笔误，文中的 raider 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即洪武帝的第四子，而非作者所说的侄子。——译者注

中国的村庄上,则一点也不确切。因为如果说规划村庄,会给人一种村庄内处处有规划设计痕迹的印象,而事实正好相反。一座典型的中国村庄,就像一幅构图零乱的自然风光画。至于村庄如何形成,因何形成,根本无人知晓,也无人关心。在过去某个遥远且无法查证的年月,一些家庭从某处迁来,在此安家落户,成为“本地人”(其姓名也带到此处),村庄就这样形成了。每个村子都有一条大街,构成横竖街巷交叉的交通网。但除非是发生巧合,否则任何两条街道都不会平行,街道也没有一条是笔直的。街道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村庄和外界沟通的必要手段。乡村街道不但会突然莫名其妙地转弯,而且在不同的地点宽窄也不一样。有时一座长约400米的村庄里,连一条贯通前街和后街的横路都没有,交通工具自然无法穿过。究其原因,村庄里的道路是自然生成的,就算人们想去修理,要么无能为力,要么懒得动手。狭窄的小巷垂直分布于街道两侧,小巷边上是一处处庭院,庭院里坐落着一排排房屋。就算比邻大街的房屋,也没有一处可以透视街景的门窗,全都挡在高墙之内。倘若院门正对大街,也要用一处屏风墙隔挡,防止从外部窥测院落内景。因此,一座村庄便是一座城镇的缩影。即使是在人口相对稀少的平原地带,城镇的拥挤局促也在此一览无余。无论土地贵贱,村庄外貌都显得同样拥挤,根本没有考虑到未来发展的需要。

大山为当地的建筑提供了丰富的石料。这些建筑一年四季阴暗、潮湿,有害居民身体健康,遇到大雨时情况更是糟糕。居住条件更差的是在黄土高原黏土坡上开凿的窑洞。窑洞只有顶部透光,四周密不通风。中国的房屋建筑不会为通透性做任何准备。

迄今为止,中国人建筑房屋所用的材料全是就地取材。到处都是大量生产的砖块,而砖块颜色又是无一例外的青灰色,同当地居民的衣服颜色一样。要烧制成这种色调的砖块,需要把砖窑密封得严严实实。烧制结束后,从砖窑凹陷的顶部浇灌几百桶水。水渗透窑顶的土层,源源不断地形成水蒸气。当水蒸气到达砖块时,就会改变其颜色。由于燃料严重匮乏,再加上当地人将烧砖视为浪费柴火,烧出来的砖块几乎全都半生不熟,根本难以当作合格的建筑材料使用。外国的砖块坚硬如石,而且还涂上一层厚厚的釉;相反,中国的砖块大多会在搬运途中破碎。如果仔细观察,这些砖块就像是制作精



良的面包块，通身布满气孔。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孔成了砖体上的吸管，把地下的潮气吸上来，严重损坏建筑本身。这些砖块仅仅被用在建筑的基座部分和修砌在墙体的外表上。

绝大部分的乡村建筑使用土坯砌成。土坯先用模具塑形，待到停止收缩变干后方可使用。这种土坯最大的有七八厘米厚，30厘米宽，约50厘米长，即使干透的时候也有约18公斤重。这种土坯只需在模具中干燥即可制成，每块的制作成本为1个铜钱。土坯在模具中成型时，需要用石锤不断敲打，这一道工序的成本则要三四个铜钱。如果雇佣行家制作土坯，花费还要高得多。雇主不仅要专门雇人挑水，还必须为工匠们提供茶水和烟叶。

土坯房和其他房屋一样，建造时都必须用砖块把地基垒到离地面30厘米至60厘米的高度。中间铺设一层芦苇秆或其他东西，以防止湿气进入墙体。土坯墙遇到大雨时，会像糖果屋那样垮塌。华北大平原所有土地的土壤中都含有丰富的碱性物质。因而，如不进行特殊的维护，再好的房屋建成若干年后，也会露出腐朽的迹象。

屋顶通常由几根柱子支撑，不管房屋使用何种材料，都以填充物的形式填在柱子与柱子之间。然而，造价低廉的房屋干脆不用柱子，以节省开支。结果，遇到阴雨连绵的年份，成千上万的房屋，由于地基受到大量湿气的侵袭而轰然倒塌，被砸死砸伤的居民不计其数。在有些地区，可以看到类似外国建筑轮廓的屋顶，但普通的屋顶构架一般由立字桁架支撑起来。不管是哪种房屋，都由整根的木材架设在墙体上充当横梁，上面支撑起若干个小檩条，檩条上面铺上薄砖。更多的情况是铺上芦苇秆、草垫或高粱秆。然后再在上面铺一层泥土，泥土占据了房屋顶层的主要部分。木材腐朽变老后，浸满雨水的房顶重量加大，给房屋构成极大的威胁。如果房顶是平的，则兼做储存农作物和燃料的场所。

如果村庄坐落在低凹处，就需要预先取土，在地基上筑造一块土台子。不管是哪个村子，挖走体积如此庞大的土方，都会村子周围留下若干个巨大的土坑。周围的雨水蓄积到坑里，土坑变成池塘，成了鸭子、鹅和猪争夺的地盘。一到夏天，这些池塘又成了小男孩们赤身裸体戏水的乐园。

池塘边充沛的水源滋养了郁郁葱葱的树林，从远处看，景色十分宜人。然